

一段优美的心绪翻搅，思考着年岁的残酷现实、气力衰败、
文学传奇的美丽和其背后的操作……

再见，海明威

ADIÓS Hemingway

〔古巴〕莱昂纳多·帕杜拉 著
华 慧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再见,海明威

ADIÓS Hemingway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见,海明威/(古)帕杜拉著;华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39-2674-8

I. 再… II. ①帕…②华… III. 长篇小说-古巴-当代
IV. I7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5871 号

ADIÓS. HEMINGWAY © Leonardo Padura. 2000
First published in Spanish Language by
TUSQUETS EDITORES. Barcelona. 2000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1-2008-109

特约编辑:尹晓冬
责任编辑:曹 洁
装帧设计:张志全
摄影:王 寅

再见,海明威

[古]莱昂纳多·帕杜拉 著 华慧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zjwycbs.cn>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字数 99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1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674-8

定价 19.00 元

导读：艾娃·加德纳的那条黑色镶蕾丝边内裤

成寒

1

古巴，浓浓的哈瓦那氛围。

故事一开始，一阵夏日暴风雨扫过古巴境内，扫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物。海明威在哈瓦那的故居里出现了一具尸体，从地里挖掘出来的徽章可以得知死者的身份，一个 FBI 探员。这件命案，让本书中的男主角离职刑警康德和海明威之间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连结关系，这连结可追溯至四十年前……

康德约莫是已满五岁或快六岁，比现在年轻了四十岁的某年某一天午后，爷爷牵着他的手走在哈瓦那的码头，偶然遇见了一个邋里邋遢、有点像圣诞老人 的大胡子，他的手脚都很大，走路的样子很自信，但又散发着莫名的哀伤。有那么一刻，那人离得非常近，小男孩甚至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

古巴作家、《再见，海明威》作者莱昂纳多·帕杜拉，以不疾不徐的节奏，运用后现代的手法和笔触，不时穿插引用海明威的著作、访谈及传记段落，步步线索，渐次铺陈开来，建构出 1958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月 3 日之间那个漫长的夜晚所发生的事。字里行间，莱昂纳

多·帕杜拉多少效法海明威的冰山原则：

“我总试着以冰山原则写作。水底的部分占整座冰山的八分之七。凡是你所知道的东西，都能删去；删去的是水底看不见的部分，是足以强化你的冰山。”

2 这部极具文学性的推理小说，故事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过去和四十年后的现在，章节相互交叉进行，若不读到最后一页是不可能知道结局，而就算你读到最后一页也还不一定能知道结局，因为，真假重叠，虚实交错——悬疑，悬疑，悬疑……

故事中的小男孩，一度耽溺于海明威的人以及他的作品，几乎是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直到后来因为了解一些事实真相，这份崇拜逐渐如雾飘散，却依然萦绕其中，未尽散去。

记忆和事实，过去和现在，贯穿于情节之间。小男孩把那人的离去和远处传来的一记雷响，都混淆在一起。每当他回想起今生与海明威仅有的一次相遇，总是切断在那一刻。

作家坐进了街对面的一辆闪亮的黑色克莱斯勒，他依然戴着那副绿色玻璃镜片的眼镜，在车窗里做了一个道别的手势，刚好朝着小男孩所在的方向，尽管可能是向着更远的地方，向着刚分别的红皮肤男人所在的海湾；说不定还要更远一些，向着那座高大古老的西班牙瞭望塔；也可能甚至还要远许多的地方，向着海中遥远的、永不停歇的流水……但是小男孩已经在空中拦截住了这个道别，就在汽车发动之前，他挥手并回应了他……

“再见，海明威！”小男孩喊道，同时也看到那人微笑作答。

作者在书中也特别提到海明威人性化的一面。柯希玛尔的一小块荒凉的空地，芒硝腐蚀的混凝土基座上立着海明威铜像，是世界第一座海明威死后为他而建的纪念物，而且是柯希玛尔贫穷的渔民自己花钱所建，而那位雕刻家也分文未取。因为当年这些渔民困顿之际，是海明威帮助他们。

小男孩长大以后做了警察，在离职以后又因为海明威故居里出现了一具尸体，而走进了这个留有海明威生前许多遗物的纪念馆，试穿了一下海明威的鞋子——果然，海明威有双大脚丫。他又到海明威生前睡过的床躺了下来，仿佛做了个梦，梦里如真似假。

尽管世人认为海明威在晚年备受精神疾病和绝望情绪摧残，然而作者不得不为海明威申诉：作家要是没有了为之着魔的念头，那他成了个什么呢？他写出的东西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些年来，我曾经拜访过海明威在西礁岛上的故居，写在《推开文学家的门》一书中，也翻译了海明威的巴黎回忆录《流动的盛宴》，说我是“海迷”一点也不为过。而一如全世界所有海明威书迷的心境，我们都很想知道为什么海明威最后选择自尽来结束不过才六十出头的一生。Why? Tell me why?

感谢莱昂纳多·帕杜拉，作者在书中以事实及假想试图揣摩海明威的死因，假想为什么他匆匆忙忙离开古巴？作者分析生命最后时期的海明威：“如果他已经不能再爱，不能狩猎，不能喝酒，不能打

架,还几乎不能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如《乞力马扎罗的雪》的男主角哈利直至死前,仍不断地渴望着写出一部巨著,只要,只要他再多一些人生经历,再多几分世间体验,他终究会写出来的。因为,倘若没有经历那么多,海明威就不可能成为作家了。

4

如果死亡能让他获得一种自由的感觉,那么他要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死去,特别是他已经过了英年早逝的年纪,英勇牺牲的机会也不会再有了。

作者的结论是:死亡,让海明威从自己创造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了。

《再见,海明威》虽然只是一部小说,莫名来由地,我似乎觉得这些情节仿佛真的曾经发生过。全书最精彩引人的意象,莫过于根据海明威小说改编的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及《太阳照常升起》的女主角艾娃·加德纳,这位以沙漏身材著名的美艳女星,她穿过的那条黑色镶蕾丝边内裤,到底海明威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保留的,而他又把内裤拿来作什么用?宛如《乞力马扎罗的雪》开场白提到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出现了一具不寻常的豹的干尸,没有人明白这只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究竟它在此想寻找什么。黑色镶蕾丝边内裤!作者的确很懂得如何吊住读者的胃口,令人一捧起书就难以放下。

我猜想,你必定也很想知道加德纳那条黑色镶蕾丝边内裤,是怎么一回事啊? Wouldn't you want to know?

* 倘若您对艾娃·加德纳这位美艳女星有兴趣,请上 google 搜寻图片:“Ava Gardner”。

这部小说,如同那些已经出版的
我想还有所有将要出版的
连同我的爱和憔悴一起,献给露西娅

作者的话

1

1989 年的秋天,正当一阵飓风横扫哈瓦那的时候,马里奥·康德办完了他作为在职刑警的最后一件案子。他决定改当作家,在他满三十六岁的那一天,他递交了辞呈,还收到一则可怕的消息,他的一位老朋友已经开始办理手续,并最终决定离开古巴。康德最后一次查案的故事,出现在小说《秋天的风景》当中,这部小说也是“四季”系列中的最后一部,该系列的另外三部分别是《完美的过去》《大斋节的风》和《面具》,写作和出版于 1990 年到 1997 年之间。

我决定给康德放个长假,于是开始写一部没有他出现的小说。在写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巴西出版商请求我加入他们的“文学或死亡”系列,并且,如果我答应的话,要告知他们故事将要涉及的作家的名字。我想了一下之后,觉得这项计划很有意思,而立刻浮现我脑海中的那位作家,就是海明威,对于他,多年来我一直是爱恨交加。但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面对我对于这位《太阳照常升起》的作者的矛盾感情时,我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只有把我自己的这些念头转嫁到康德身上——就像我做过很多次的那样——让康德成为故事的主角。

自从这位美国作家在哈瓦那的故居中神秘地出现一具尸体以

后,海明威和康德之间产生了某种关系,因而产生了这部小说。总的来说,它应该这样来看:因为它只是一部小说,其中叙述的很多事情,虽然取自于最可考证的事实和最精准的史料记载,但都依据虚构故事的需要而经过了筛选,并与虚构的部分掺杂在一起,以至于到现在,我都无法说清楚到哪里为止是真实的部分、哪里又是虚构部分的开始。然而,尽管有些人物保留了他们真实的姓名,但为了避免引起敏感,还有一些人物的名字是重新取的。并且,在这个仅由小说的规则和时间统治的世界里,人物也是虚实相结合。如此看来,这本书里的海明威,当然也是一个虚构的海明威,因为这个涉及他的故事仅仅是我想像的产物,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甚至还运用了诗歌的以及后现代的自由手法,引用了他的著作及访谈中的一些段落,来构建 1958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月 3 日之间那个漫长的夜晚所发生的故事。

最后,我要感谢一些给予我帮助的人,他们是弗朗西斯科·埃切瓦里亚、达尼洛·阿拉特、玛丽亚·卡里达德·瓦尔德斯·费尔南德斯、贝尔吉丝·塞德尼奥、维西亚庄园博物馆的专家以及所有喜爱海明威的古巴人。还要感谢我不可缺少的读者,如埃里克斯·弗雷特斯、何塞·安东尼奥·米切莱纳、维维安·莱楚加、斯蒂芬·克拉克、埃里萨尔多·马尔蒂内斯和真正现实存在的约翰·柯克,以及我的妻子露西娅·洛佩兹·科尔。

莱昂纳多·帕杜拉

曼蒂亚,2000 年夏

死人并非总是碰上热天；很多时候，当尸体还在地面的时候，雨水会冲洗他们，当他们被埋进土里的时候，雨水又把土泡软；有时候雨下个不停，将一切变为泥泞，也让他们露出了地面，于是还得重新将他们埋葬。

——海明威 《死人的自然史》

1

他吐了口痰，呼出肺里面残留的烟，用手指把即将燃尽的烟蒂弹到水里。他感到皮肤上一阵灼痛，于是回过神来。又回到这痛苦的尘世之时，他心里是多么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对大海，准备开始一次殊难预料的过往之旅。这时候他开始相信，从这一刻起生出的疑问，多数将不会有答案；然而活这么久以来，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同样缠绕着许多疑问，以至令他终究接受了一个可悲的事实，那就是必须甘心于调查多过确信、失去多于获得的生活；回想到这些，他感到平静了些。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已经不再当警察了，他相信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他这么想着，又往嘴唇间送了根烟。

从小海湾吹来的宜人微风，是夏季炎热中的一种恩赐，但马里奥·康德选择这一小段有古老木麻黄树遮阴的防波堤，其缘由与阳

光和酷暑毫不相干。他坐在堤坝上，双脚垂向礁石，很享受这种忙里偷闲的感觉，并且，想着能在这个美妙的地方度过余生，只需要思考、回忆和看海，如此地安宁，他感到很开心。而且，如果有什么好的点子，他甚至可以开始写作，因为在他的理想世界中，康德早已将这片带着腥味和喧嚣声的大海，当作他心灵和他顽固的记忆中那些幻影的最佳配景了；在那些幻影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场景，如同顽强的遇难者般幸存了下来：他住在一间面朝大海的木屋里，上午写作，下午钓鱼、游泳，到了晚上就跟一个温柔而楚楚动人的女人做爱；这个女人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身上的香皂味中透着那抹被阳光晒成金色的肌肤本身的香气。尽管早在很多年以前，现实就以其特有的猛烈和残酷吞噬了这个梦想，但康德还是没能想明白自己何以对那个景象依然无法忘怀。它原本生动逼真，清晰得如同照片一般，但如今已经变成平庸的印象派画作，笼罩着迷蒙的光线和反光，让他难以辨认。

所以，他不再被这天下午他选择那条路的原因所困扰：他只知道，他的头脑和身体都向他发出不得延误的命令，要他回到那个在记忆中搁浅的柯希玛尔小海湾。其实一切正是始于这个地方：1960年，在这同一片大海之前，在这同一排木麻黄树之下，在四周永不消散的腥味之中，比现在年轻四十岁的他认识了欧内斯特·海明威。就像记不清生活中那么多美好的事情一样，他也已经忘记了那次偶遇的确切日子；他无法确定当时自己是五岁呢还是已经过了六岁的

生日,不过那时候爷爷鲁菲诺·康德已经老爱带着他去各种地方了:斗鸡场、码头酒吧、多米诺牌桌和球场等等;那些地方让人觉得亲切,却几乎都是非法的,正是在那里,康德学到了身为男人应该懂得的很多最为重要的事情。在那个转瞬间就要让他终生难忘的下午,他们参加了瓜纳巴科阿区举办的斗鸡比赛,爷爷一如既往地赢了,决定奖励他,带他去见识一下离哈瓦那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柯希玛尔小镇,让他到那里去吃一种爷爷坚持认为是全古巴最好的冰淇淋;冰淇淋是中国人卡西米洛·钟在老旧的木头机器里面做的,上面总有本国出产的新鲜水果。

康德依然相信,他还记得曼蜜果冰淇淋绵滑的口感,记得自己看到有人开着一艘漂亮的棕色木质游艇时的兴奋劲;两根巨大的钓鱼竿从游艇伸向天空,让它看上去像是一只漂浮在水面的昆虫。如果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康德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艘游艇,看着它慢慢靠岸,绕开一队行将散架的小渔船,然后停泊在码头旁。就在那时,一个肤色发红、光着上身的男人从游艇跳向水泥码头,等着接住另一个戴着脏兮兮的白帽子的男人从船上扔给他的绳子。红皮肤男人拽着绳子的一头,把游艇向一根柱子拉近,然后将绳子在上面牢牢地打了个结。爷爷鲁菲诺当时可能跟他说了些什么,但康德的目光和记忆都停留在了另外一个男人身上;那人戴着帽子,架了一副绿色圆形玻璃镜片的眼镜,还留着十分抢眼的浓密花白的大胡子。小男孩一直看着他从那艘耀眼的游艇上跳下来,跟在码头上等

他的红皮肤男人说话。康德后来始终相信，他看到了那两个男人是如何握着彼此的手，一直握着，他记不清他们讲了多长时间的话，可能是一分钟，或者整整一小时，但手始终握着，直到那个大胡子老人拥抱了对方一下，然后沿着码头，头也不回地向岸边走去。这个邋里邋遢的大胡子有点像圣诞老人，他的手和脚都很大，走路的样子很自信，但又散发着莫名的哀伤。又或者这仅仅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的预感，预示着那些隐藏在这个少年根本无法想像的未来的乡愁。

那个花白胡子登上水泥台阶，走到街边，这时他的身形变得高大起来，康德看到他 把帽子夹到腋下。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把塑料梳子，开始用它梳头发，他把头发往后梳，一遍又一遍地，好像非得梳那么多遍不可。有那么一刻，那人离康德和爷爷非常近，小男孩都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一种汗水和大海、汽油和鱼腥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一种炽热的、有害健康的臭味。

“越来越糟了。”爷爷小声说了一句，而康德一直不知道他指的是那个人呢，还是在说天气的状况，因为在他回忆中的那个十字路口，记忆和事实，那人的离开和远处传来的一记响雷声，都开始混淆在一起；因而每当康德回想与海明威仅有的一次相遇，总是把它切断在那一刻。

“他就是海明威，那个美国作家。”等他走过去之后，爷爷加上了一句。“他也喜欢斗鸡呢，知道吗？……”

康德相信自己记得——或者至少乐于这么想像——当他听到爷爷这句话的同时，正看到作家坐进一辆闪亮的黑色克莱斯勒，车子就停在街对面，他依然戴着那副绿色玻璃镜片的眼镜，在车窗里做了一个道别的手势，刚好就冲着康德和爷爷所在的方向，尽管可能向着更远的地方，向着游艇和他刚拥抱过的红皮肤男人所在的海湾；说不定还要远一些，向着那座高大古老的、对抗着几个世纪岁月流逝脚步的西班牙瞭望塔；也可能甚至还要远很多，向着海湾中遥远的、永不停歇的流水；这个浑身散发着大海、鱼腥和汗臭的男人还不知道，他将再也不会在这里航行……但是小男孩已经在空中截住了这个道别，就在汽车发动之前，他挥手并回应了他。

“再见，海明威。”他喊道，同时也看到那人微笑作答。

多年以后，当抑制不住写作的冲动、并开始选择其文学偶像时，马里奥·康德才明白，那是海明威最后一次在这片海域航行，这是世界上少数让他喜欢的地方之一；他也明白了，作家不可能是在跟他——停在柯希玛尔海岸边的一只小小虫子——道别，那一刻，他只是在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东西说再见。

“再来一杯吗？”马诺洛问。

“好啊。”康德回答。

“烈的还是淡的？”

“你看呢?”

“老烟枪，来两杯烈点的朗姆酒。”小队长马努埃尔·帕拉西奥斯喊道，朝酒保举起一只胳膊；酒保开始倒酒，嘴里依然叼着烟斗。

6 “巨塔”并不是个干净的酒吧，更不亮堂，但它有朗姆酒，而且在这烈日当空的正午时分，这里很安静，也没有几个醉鬼；从他所坐的位子上，康德可以继续眺望大海和殖民时期的瞭望塔上被腐蚀了的石块；这家古老的渔民客栈那坚硬的名字就取自这座塔楼。酒保慢条斯理地走到他们的桌子旁，放下装好酒的杯子，收起空酒杯，用指甲肮脏的手指将其夹住，然后朝马诺洛看了一眼。

“你妈才是老烟枪。”他慢吞吞地说，“你要是警察，我就有三个卵蛋。”

“靠，老烟枪，别当真啊，”马诺洛平息他的怒气，“跟你开玩笑呢。”

酒保摆出一张臭得不能再臭的脸，走开了。之前他看康德的目光简直可以杀人，当时康德问他这里有没有“海明威老爹”，就是作家以前经常喝的那种鸡尾酒——用两份朗姆酒、柠檬汁、几滴苦櫻桃酒、很多碎冰，不加糖调制而成。

“上次看到冰的时候，我还是企鹅呢。”酒保这么答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康德一口喝掉了半杯，问他的这位旧同事。

“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不是吗？”

“哎，你别抢我的台词。”

“这台词对你已经没用啦，康德……你已经不是警察了。”小队队长马努埃尔·帕拉西奥斯笑道，“没什么啦，哪里都见不到你，我怎么了解你，就想到你会在这里。你那天看到海明威的故事，都不知道跟我讲过多少遍了。他真的跟你说再见吗？还是你自己瞎编的？”

“你去查咯，你是警察就得干这些。”

“你很烦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想插手这件事……但同时确实又想去管。”

“这样吧，你想管多少就管多少，想甩手的时候，就停下来。反正啊，这整件事本来就没多大意思。都将近四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妈的干吗要答应你……再说了，到时候就算我想，我也不能停。”

康德抱怨道，为示自我惩罚，一口气喝完了酒。不当警察已经八年了，可以说很久了，但他从没想过会这么轻易地就又想重回这牢笼。最近这段时间，他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写作，或是至少试图写点什么，其余的时间就用于在全城到处搜购旧书，拿去供应给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的书报亭，并从他那里分得一半利润。虽然这种生意所赚的钱基本上总是很少，但康德还是很享受这份旧书商的职业，因为它有它的各种好处：有些藏书可能是历经三四代人才积攒起来